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忍不住道：「你相信他的話嗎？」

黃鶯道：「我起初並不相信，接著他告訴我我說的爸媽都是被爺爺殺死的，我拿這個去問爺爺，爺爺倒是承認了，可是又打了我一頓，對我更凶了，從那個時候我才開始恨爺爺了，也開始跟師父學武功……」

金蒲孤又問道：「你爺爺不知道嗎？」

黃鶯道：「好像是不知道，師父每次都是從山上上來的，那也是你們上來的地方，來了祇教我一點功夫，又匆匆地走了，師父除了教我武功外，還教我駕船的技巧，說是當我發現爺爺有殺死我的意圖時，就趕快用他教我的刀法自保，然後搶一隻小船，到杭州靈隱寺去找他！」

金蒲孤見她不說下去了，乃追問道：「就是這樣嗎？」

黃鶯道：「就是這樣了，師父平常每年都要來上六七次，每次都是秘密地來，又秘密地去，直到三年前，他又公開地來找過一次爺爺，兩人又吵了起來。」

金蒲孤忙道：「他們吵些什麼？」

黃鶯搖頭道：「這倒不清楚，他們談話時，把我趕得

遠遠的不讓我聽見，而且自然那次吵架後，師父是帶著眼淚離開的，一去就再也沒有來過……」

金蒲孤不再問了，知道浮去上人與崇明散人之間，必然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，否則以他一個出家人為什麼要離開人家祖孫的親情呢？

黃鶯卻似完全不解憂愁，先前為了到靈隱寺去尋找她的師父，無心欣賞湖景，現在因為心事已了，當一片湖光映入她的眼簾時，她歡呼一聲，似乎是像飛一般地奔過去，不管有多少人在旁邊，她已脫下了腳上的鞋子襪子，把一雙白玉似的天足，浸在水裡。

遊人都似被她的舉動震得怔住了，祇有金蒲孤知道她是天真未鑿，對於世俗的禮防從無觀念！因此忙笑著道：「黃姑娘！快把鞋襪穿起來吧，你要把人嚇壞了！」

黃鶯跳著臉上的酒渦笑道：「這些人真奇怪，難道他們沒見過腳嗎？怎麼僅盯著我的腳死看呢？」

金蒲孤對她的不解事，也真是莫可奈何，祇得哄著她道：「你把鞋襪穿好我再告訴你！」

黃鶯搖頭道：「不！我喜歡被水泡著，這種清涼的感覺使我懷念起崇明島上浮海戲波的滋味！」

金蒲孤不禁有點生氣地道：「你既然那麼喜歡水，何不乾脆脫了衣服，跳到湖裡去痛快玩一下！」

黃鶯不知道他是在說氣話，從地上一躍而起叫道：「我早就想這樣子玩，祇是怕你不答應……」

說著就要解脫身上的衣服。

金蒲孤大急道：「不！不行！不能脫衣服……」

黃鶯嫣然一笑道：「不脫也行！」

說完連著衣服，像一條魚似的跳進湖中，水面祇濺起了一點零星的水花，隨即蹤影不見！

金蒲孤又窘又急，對這個淘氣的小姑娘，不知是什麼感覺，但是人已經下水了，他也無可奈何，祇好雇了一隻小船，迎著湖面微微掀起的漣漪，準備她玩夠了可以上來，同時也決定等她上來後，要好好她罰她一下！

那一絲波紋似的漣漪向前推展極速，足證這個女孩子的水性極佳，她在水底下潛泳的速度極快，舟子划著船，卻一直追不上，金蒲孤沒有辦法，祇好自己搶過雙槳，盡力劃去，才勉強追個首尾相接！

一直行出里許，黃鶯仍無上來換氣的跡象，金蒲孤又不禁有點擔心，正當他停手沉思時，身後突然傳出一陣輕笑聲，他回過頭去，迎面潑來一片水花，黃鶯的身子又像魚一般地在水面下消失！

金蒲孤一頭一臉都是水淋淋的，他也真正的生氣了，朝著水中大叫道：「黃鶯！你再不上來，我就要不客氣了，等我抓到你，一定要重重地打你幾下！」

(一三三)

我揮去盤踞在心中的不安和恐懼，堅強冷靜他說道：「謝謝你們的忠告，正如諫訪先生說的，我這一趟回去，心理負擔非常沉重，不過我也已經有心理準備。對了，美也子小姐，我還想請教你一個問題。」

「是關於哪方面的事？」

「既然全村的人都憎恨我，那麼這其中是不是有人對我恨意特別深，希望我最好遠離那個地方。」

「你為什麼會有這想法？我剛才的說法或許有點誇張。但並不是全村的人都憎恨你，如果我說的話讓你產生誤解，我先向你道歉。」

「其實我會這麼問是有原因的，請你們看這封信。」

我將外公被毒殺那天早上收到的那封恐怖的警告信拿出來，美也子和諫訪律師看了內容，不禁瞪大眼睛互望對方一眼。

「你認為信上寫的內容和這回我外公被殺有關連嗎？是不是有人因為有什麼不軌的企圖而不希望我返回故鄉？」

一向堅強勇敢的美也子也嚇壞了，無法馬上回答我的問題，倒是諫訪律師皺著眉頭說道：「既然有人寄來這種信，那麼那個人跟井川先生被殺必然有根深的關連。美也子，你有什麼線索嗎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慎太郎這個人怎樣？你在東京的時候不就已經認識他嗎？會是他幹的嗎？」

「怎麼可能……」

我和諫訪律師都察覺到，就在她否認的瞬間，臉色倏地轉變，嘴唇微微顫抖。

「慎太郎這個人算起來應該是我的堂兄弟吧！」

「對，他原來是個少校軍官，美也子，你有什麼看法嗎？」

「怎麼可能……絕對不可能是他！說實在，我也不敢肯定，因為他現在跟以前不一樣，完全變了樣。」

以前是那得意氣風發的人，最近卻像個耄耋頭似的。自從他回家鄉之後，就很少跟我交談；不僅是我，幾乎也不跟村裡的其他人來往，所以我根本無法探聽他有什麼想法，或者心情如何。不過根據他以前的個性，很難想像他會策劃這種陰謀。聽她說話的口氣，似乎很想為慎太郎辯解，然而越辯解越越混亂，難道是有事情讓她感到困惑，所以才會在理智上否定，而心情上卻無法抹煞？這個疑惑一直在我的心中揮之不去。

裡村慎太郎——整個人墓村之中是否就屬這個人最不歡迎我返回故鄉？

這個念頭和剛才美也子小姐令人費解的迷惑，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。

踏上歸途

六月二十五日我們出發前往八墓村的日子，是個陰鬱的梅雨天，使得對這次旅行感到畏縮的我，心情更加覺得沉重起來。

老實說，我們在三宮車站等車的期間，我的心情陷入了極度的低潮。

(二十)



## 墓

## 村

● 橫溝正史

# 招魂

倪匡

齊白是盜墓專家，對古建築物，有相當程度的研究，可是即使以他專家級的程度，進入了一所陌生的古宅。也必須有一個摸索的階段，絕不能夠一上來就熟門路。

何況這所古宅，不但迴廊曲折，造得十分隱蔽，而且還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暗門暗道，那更要大費週折，才能夠弄得清來龍去脈。

可是，那「建文帝」大踏步極快地向前走著，該轉左就轉左，該轉右就轉右，一點猶豫也沒有。更看得齊白目瞪口呆的是，他順手在牆上或柱上一按，齊白連機關擊鈕在哪裡，都還沒有看清楚，暗門已打開，有一扇暗門，是在一根一人合抱粗細的圓柱之中，設計之精巧，連開白這樣的機關專家，也讚歎不已。

當他跟著「建文帝」走進圓柱，經過了一個窄的甬道，忽然開朗，又到了一個堆滿了玲瓏透剔的假山石的院子中時，他不禁由衷道：「這……宅子的秘道，建造得那麼妙，祇怕大內錦衣衛的高手，就算找到了這裡，閣下也可以安然無恙。」

這齊白這樣說，是由衷地對這古宅的稱頌，他再也沒有想到那「建文帝」對「錦衣衛」這三個字的反應，會如此之強烈。

(明朝自洪武年起，皇帝的親軍有十二衛，以「錦衣衛」最重要，明成祖更把親兵擴充到二十衛。)

那「建文帝」本來是大踏步在向前走著的，一聽得齊白那樣說，先是陸地停住，然後，緩緩轉過身來，臉色鐵青，那巨宅處在一個大山洞之中，在屋內，光線不見昏暗，但此際恰好來到了一個小院子中，所以可以看到他驚怒交加的神情。

他已怒得說不出話來，祇是伸手指著地上，手指在微微發抖。

齊白一時之間，不知他這個手勢是什麼意思，反倒問：「怎麼啦？」

直到這時，那「建文帝」才厲聲叫了出來：「跪下。」

齊白真是又好氣又好笑，又是駭然，他當然不會跪下，祇是道：「我說錯了什麼？」

那「建文帝」剛才在喝齊白跪下之際，兀自聲色俱厲，可是這時，身子卻又像飾練也似發起抖來，聲音嗚咽：「你……竟拿錦衣衛來嚇朕，你……你……」

齊白這才恍然，知道「建文帝」雖然躲在這荒山野嶺之中，但一定也派人出去打探消息（所以他知道方孝儒被腰斬滅十族，自然也知明成祖，他的叔叔，不知派了許多人，遍天下在搜尋他的下落。

其中的主力，自然是「上二十二衛」，而又以錦衣衛為主。

這種大規模的搜捕行動，一定令得他許多年來，談虎色變，心驚肉跳，寢食難安，唯恐有朝一日，這個秘密所在被發現。

而剛才卻偏偏又的提起了「錦衣衛」，所以才令得他這樣驚怒交加。

(五十八)



「焦糖瑪琪朵跟藍莓乳酪蛋糕，隨你選一樣。」為了感謝他，歐嘉芝願意把自己的最愛分一半給他。

「你吃就好，我已經吃過早餐了。」他婉拒，因為他擔心他拿走了任何一份，都會讓她吃不飽。

「你好像常來這裡？」望著頭頂的那棵大樹，辜仲鳴突然覺得好熟悉，彷彿自己不久前也曾來過這裡。

「這裡是我最愛來的地方，尤其是每年的二月。」

「每年的二月？」他不解地望向她。

「每年的二月，這棵樹會開出黃色、形狀像風鈴一樣的花朵，當花被風吹落時，會像下起黃色的雪。」

歐嘉芝微微抬起頭，閉上眼，想像著它掛滿黃色風鈴的模樣，那一整片的金黃，一直是她心裡的牽掛。

而 Gordon 是唯一一個，把她的牽掛帶回家送她的人。

如今，這段回憶卻祇能孤零零地收在她心裡，以前的 Gordon，再也不會回來了。

不自覺地，她的眼角滲出了思念的淚水。

好可惡！她思念的男人就活生生的在自己面前，但他卻不再記得她了。

是不是在他的心裡，她根本不算什麼，所以他才會把她給忘了？

「為什麼哭？」發現她的淚水，辜仲鳴感到一陣揪心。

「沒事，我祇是想起一些以前的事。」歐嘉芝趕緊把眼淚擦掉，才一擦，又冒了出來。

曾經，她告訴過自己，一次又一次重複地告訴自己，她不在乎，她不在乎的！但，如果真的不在乎，為什麼她會流淚不止？

「別哭了！」終於，辜仲鳴忍不住把她拉進自己的懷裡，她的眼淚讓他感到心慌。

究竟是什麼事讓她流眼淚呢？是有什

麼人欺負她了嗎？是個她重視到能為對方哭的人嗎？

一想到此，辜仲鳴首次有種嫉妒到想揍人的念頭。

第九章

台上的人報告完後，會議室的燈光倏地亮了起來。

全場一片肅靜，等待著會議室裡最高領導人上台做最後的總結。

怎料，五分鐘過去，總經理仍是一臉嚴肅地坐在位子上，像在思量著什麼，沒人敢出聲打擾。

所有人，全都安靜地等著，但把目光全投射在總經理旁的另一個人身上。

「總經理，您覺得剛才企畫部提的這個企畫案如何？」終於，接收到所有人期盼目光的沈志傑出聲了。

而聽見好友聲音的辜仲鳴，瞬間清醒了過來。

該死！他竟然想歐嘉芝想到出神，想她為什麼哭、想她是不是為誰而哭，接著，就把後半段的會議內容全當成了耳邊風。

「總經理？」沈志傑又出聲提醒。

「我知道了，我會再仔細評估，待下次會議時再決定，散會。」

公司裡的每個投資案皆是動輒上千億，所以他無法在這種時候草率地說出答案。

拿掉藍芽耳機交給秘書，辜仲鳴一臉寒霜的步出會議室，他在生氣，而且是生自己的氣。

(四十二)

# 天使花嫁

陶米

# 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蔣青巖聞言，也不待他來問，竟將手一拱道：「小生姓青巖，字青巖，家住西子湖邊，因慕浙東山水之盛，同了兩個知己，一路尋春到苕蘿山下，訪西子故居，求沈紗遺址。早間偶爾閒行，看見一群蝶兒可愛，因限定那群蝶兒走來，不料那蝶兒竟飛入尊園，小生亦信步相隨至此，非敢冒犯妝台。小姐若要帶小生去見老夫人，須帶那群蝶兒同去。」

那綠衣女子不覺失笑道：「癡秀才，那蝶兒是無知之物，不過聞得花香，尋花至此。你是個讀書之人，豈不知內外，怎敢擅自到此？」蔣青巖道：「小娘子差矣，那無知的蝶兒尚曉得尋花，我蔣青巖難道反不會尋花麼？且這間聞得小姐憐那蝶兒失了伴侶，已令小娘子放入花叢，難道我蔣青巖這等一個曠世才子，獨不蒙小姐之憐乎？」那綠衣女子道：「那秀才，你休出大言，怎見得你便是個曠世的才子？俺小姐也是一個女中蘇、李哩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如此，小生失敬了。」綠衣女子向小姐道：「小姐，那秀才像是個書獃子，望小姐饒了他的罪名，放他出去吧。」

卻說那小姐，這一會在扇兒旁邊偷看，見蔣青巖風流倜儻，神清品俊，心中暗暗稱羨道：「世間有這等男子，豈非神仙中人乎！」更聽得蔣青巖以才子自任，又想到：「這生如此人品，料非白丁俗子，待我試他一試。」因向那綠衣女子道：「我聞那生適才自稱才子，不知可會吟詩？」

蔣青巖連聲答應道：「頗來得，頗來得，請小姐命題限韻。」那小姐又向綠衣女子道：「便將我這間放蝶為題，此時日將西墜，便用西字為韻，立刻要七言律詩一首。做得出時，放他出去，做不出時，便是個假斯文，即便扭去見老夫人。」蔣青巖聞言，笑了一笑，望著小姐一揖道：「小生領題了，祇恐取笑大方。」

蔣青巖此時要顯他的手段真個神速，不上一盅茶時，便道詩已成了，借紙筆過來。祇見那青衣女子，早已捧得文房四寶來到。綠衣女子叫他安在石上，讓蔣青巖書寫。蔣青巖將那文房四寶，件件精良，祇那筆尖兒上，還做口脂香哩。蔣青巖將一張錦箋拂開，提起筆來，恍如雲龍躍海之勢，一揮而就。小姐和綠衣女子在背後看了，都暗暗驚嘆。

蔣青巖放了筆，將詩箋高高捧了，走到小姐跟前，雙手呈上道：「小生偶爾狂言，幾被小姐考殺。於今胡亂寫完，望小姐改正。」

(八)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